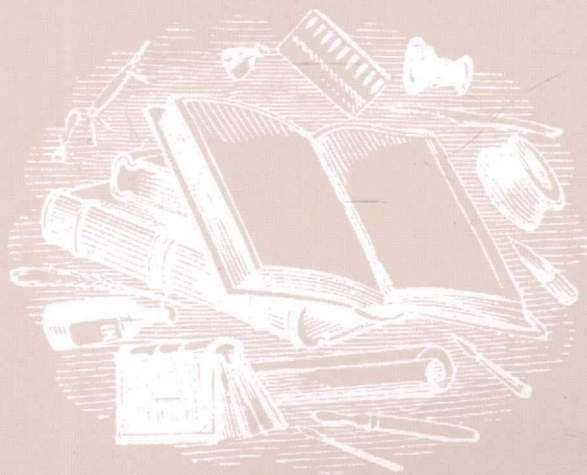


语言学系列丛书

英汉存在句 认知对比研究

高文成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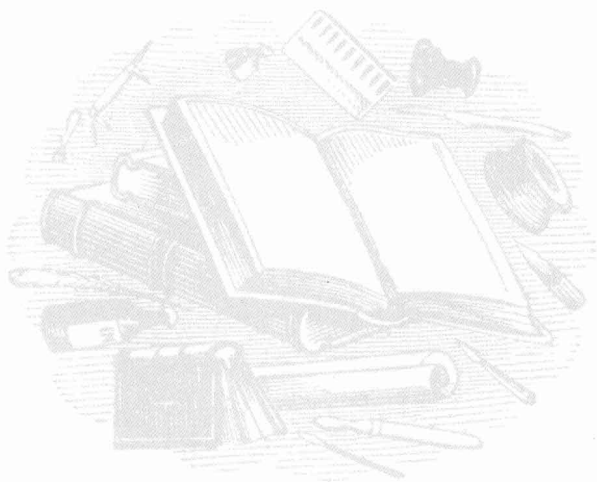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语言学系列丛书

英汉存在句 认知对比研究

高文成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存在句认知对比研究/高文成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10

(语言学系列丛书)

ISBN 978-7-307-06441-6

I. 英… II. 高… III. 英语—句法—认知科学: 语言学—对比研究—汉语—研究生—教材 IV. H3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0017 号

责任编辑: 王春阁 叶玲利

责任校对: 黄添生

版式设计: 詹锦玲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2.5 字数: 229 千字 插页: 3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6441-6/H · 578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高文成

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英语系文学硕士，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英语专业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语言学教学和科研工作，授课和论文指导多次获奖。先后在《外语学刊》、《外语电化教学》、《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先后承担并完成了多项科研项目，包括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高校外语教学改革与发展策略研究”的一个子项目“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僵化现象与教改体系研究”和上海外国语大学重点科研项目“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百科大词典”等。已经出版了著作7部，包括《语言学精要与学习指南》（清华大学出版社）、大学生英语文库《名人故事篇》（初级）（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参编《新编商务英语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参编《英语习语精选》（湖北教育出版社）等。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前 言

本书以哲学、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句法学、语义学、逻辑学等为理论基础,以认知语言学为统一的理论框架对英语和汉语存在句进行了对比研究。作者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建立在大量、翔实的例证基础上的定性解释为主,同时辅以英国国家语料库(BNC)和《围城》第六章的存在句语料数据进行了定量论证。

本书以英语存在句的经典问题为主线展开,同时对应研究了汉语存在句的相关方面,然后比较了二者的共性和个性并进行认知解释,最后建立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存在句标准认知模型。经过深入细致的论证和分析,作者得出了如下结论: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there 首先是一个心理空间构建语词,其次具有微弱的指示痕迹,具有“两面性”。英语存在句的结构是射体和界标的关系,射体是由抽象处所充当的复合空间,强调处所对其内部存在客体的包含关系;英语存在句和其对应句通常不能转换。从图式角度看,是容器和起源—路径—目标图式的差别,一个强调包含关系;而另一个表示能量的发出、传递和吸收过程。两种结构具有不同的意义,是对同一情景的不同“识解”方式造成的。

英语存在句的主谓一致是语言的象似性造成的,不一致现象是物理空间和品质空间不同认知域的视角转换引起的。英语存在客体名词有复数曲折,体现了数量象似性;动词和名词要一致,体现了数量象似性和标记象似性的结合,同时在[Vs + NP]和[V + NPs]复合结构上的不对称象似性体现了空间的对立统一规律。不一致是从形式上观察的结果,从概念语义上考察没有不一致现象,只是认知域的转换而已。英语存在句的处所主语 there 是一个空间搜索域。空间搜索域本身不足以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就某一个存在客体的具体例示建立心理接触,因此要使用非定指形式;非定指和定指形式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相反只要能满足独特性心理接触和焦点性(既独特又凸显)两个基本条件,存在句也可以使用定指修饰形式。使用定指还是非定指形式取决于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能否就存在客体的某一个具体例示建立独特性心理接触。英语存在动词概念

化时方向单一且固定,存在客体常常右向化,即 $V \rightarrow E$ (动词 $\rightarrow$ 客体)。它带来两种后果:一是英语存在句不能使用存在客体作射体,只能使用搜索域 *there*;二是极大地限制了英语中非 *be* 存在动词的数量。

汉语存在句有两种结构:一种是处所作射体、存在物体作界标的容器图式;另一种是存在客体作射体、处所作界标的起源—路径—目标图式。第一种结构强调包含关系,第二种强调能量的正常流动。汉语的两种存在结构可以转换,是界标和射体的互补关系,取决于不同的“识解”方式。此外,汉语中“满 N_1 的 N_2 ”结构是存在句省略“是”时间域后得到的特殊存在结构。作者还提出了“存在句空间域和时间域不对称假说”,并运用这一假说成功地解释了“满 N_1 的 N_2 ”结构作主语时可以省略“满 N_1 ”;并预测该结构作宾语时,“满 N_1 ”同样可以省略(不像有些学者所说的作宾语时“满 N_1 ”不能省略)。例句证明了假设的正确性。汉语是非曲折语言,没有名词和动词的曲折变化,但有相应的词汇手段,如量词、语气词来弥补。汉语存在句的处所主语也是一个空间搜索域,因缺乏独特性心理接触要使用非定指形式;但部分反例和谓语处所句因满足了独特性心理接触和焦点性两个基本条件,使用定指形式同样可以接受。汉语存在动词概念化时方向不固定,有左或右两种选择,即为 $V \longleftrightarrow E$ (动词 $\longleftrightarrow$ 客体),因此汉语的射体既可以是存在客体,也可以是处所;可用于存在句的动词数量比英语存在句多。

英汉语存在句具有共性。空间认知域在表达存在概念时具有首要的凸显性,都把处所作为射体,存在客体作为界标,强调一种包含关系;都有原型和边缘存在句之分,各个亚型都有一个程度差异问题。英汉存在名词都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与转换,英语的存在客体有数量象似性,汉语数量词也有一定程度的象似性,但总体不如英语明显;汉语动词受到处所主语的“着”能量图式[$T \leftarrow ZHE \leftarrow H$]的制约,能量从存在客体(head)流向处所(tail)并被处所吸收;英语的存在动词也受到其逻辑主语的制约,能量也是从存在客体流向处所并被处所吸收图式。关于定指限制现象,有六点共性:非定指是典型现象;都存在反例,但均为边缘现象;非定指都源于搜索域的泛心理接触;定指都源于对存在客体具体例示 t_i 的独特性心理接触;没有截然界限,只要满足独特性心理接触和焦点性两个条件都能使用定指形式;处所都是定指的。英汉存在句方向的共性是由英汉两个民族基于相同的身体体验和社会经验造成的。概念是体验性的,两个民族都有关于每一种动作的相同图式,这些图式以并行联通的方式储存在大脑的神经层面。

英汉存在句同时存在着差异。汉语存在句的结构符合 SVO 句的普遍规律,具有代表性,而英语的替代形式结构是 SVO 句的特殊现象,不具有代表性;汉语存在句有容器式和链条式两种结构,而英语存在句只有容器式一种结构,链条式

为边缘句。英语存在名词有复数曲折,体现了数量象似性;汉语没有,“们”没有普遍性,但数量词弥补了这一表达功能,且量词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数量象似性。英语存在动词和名词要一致,体现了数量象似性和标记象似性的结合,同时在 $[Vs + NP]$ 和 $[V + NPs]$ 复合结构上的不对称象似性体现了空间的对立统一规律;但汉语的存在动词不随存在名词的数量变化而变化。英汉指称系统编码方式不同,英语多用冠词,汉语多用“数+量+名”或“这/那+量+名”;汉语多量词,英语无量词。这说明汉语母语者的认知方式是注重事物的外围和形状,多采取“外围剥离式”的认知方式,从物体外围到核心;英语的量词很少,说明英语母语者可能更注重事物的同质和一体性,多采取“核心突破式”的认知方式,概念化时忽略其形状;英语有界客体的量在概念化时以一种具体的语码方式表示出来,要么个体,要么集体;而汉语存在客体的量语码编码并不具体,或个体,或集体。英汉存在动词概念化的差异是由动作图式的不同方式参数造成的,方式参数包括动作的力度和方向。

因此,语法不是自主的,它受到概念语义的制约;语法是语义的象征化和结构化。语法和语义之间存在着互相促动的界面。语义不仅包括情景内的要素,还包括识解情景的方式。基于相同体验和社会经验形成的认知模式和不同民族的独特认知方式是形成语言共性和差异的认知动因。

最后,本书建构了一个存在句基本认知模型。这个标准模型包括处所、存在过程和存在客体三个基本范畴、三个范畴的不同凸显位置以及范畴的不同概念化方式三部分(如图8-1)。这个标准模型至少可以衍生出七种不同语言的存在句结构。经过四种语序SVO(汉、英、俄、法、德、芬兰语)、SOV(印地语)、VSO(巴勒斯坦阿拉伯语、他加禄语)、VOS(尤卡坦语)共十种语言的存在句检验,证明了该存在句基本认知模型具有普遍的解释力。

本书具有以下几点理论意义:建立了存在句的标准认知模型,对存在句结构研究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对英语存在句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认知研究,丰富了英语存在句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案例;同时对汉语存在句也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认知研究,丰富了汉语存在句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案例;对英汉存在句的重要方面进行了对比,揭示了语言背后隐藏的认知模式的重要作用,加深了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即语法不是自主的,语义概念结构和人类的日常经验密不可分,不存在客观语义特性的直接语码化,语义是客观物体和人类认知经验互动的产物;新范式弥补了生成语法在意义研究方面的弱势;同时也为语言之间界面的存在提供了证实的个案理论基础;对存在句的认知研究较以往的研究更接近人们的心理真实性,更自然;同时,也为汉语语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自然、更具有心理真实性的新研究视角。

由于各种原因,关于存在句的其他有价值的问题,如省略存在句、存在句的语法化,等等,尚未包括在内,甚感遗憾。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本人才疏学浅,对于书中可能存在的错误和不妥之处,请各位专家指正。

高文成

2008 年 8 月于上海

目 录

前言	1
1 绪论	1
1.0 引论	1
1.1 选题背景	1
1.2 英语存在句形式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5
1.3 研究目的	7
1.4 研究范围与方法	8
1.5 研究布局	9
2 文献综述	10
2.0 引论	10
2.1 英语存在句的国外研究现状	11
2.1.1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英语存在句研究	11
2.1.2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英语存在句研究	25
2.2 英语存在句的国内研究现状	29
2.3 汉语存在句的研究	32
2.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汉语存在句研究	32
2.3.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阶段的汉语存在句研究	33
2.3.3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汉语存在句研究	34
2.4 文献评估	37
3 理论基础	40
3.0 引论	40
3.1 哲学理论基础	40

3.1.1 Humboldt 的语言哲学观	40
3.1.2 Wittgenstein 的“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性”	42
3.1.3 经验现实主义哲学	43
3.2 认知心理学理论基础	47
3.2.1 Vygotsky	47
3.2.2 Piaget	49
3.2.3 联通主义	50
3.2.4 认知模式识别:格式塔理论、典型视角和原型匹配	51
3.2.5 认知神经科学	54
3.3 认知语言学理论基础	57
3.3.1 范畴化	59
3.3.1.1 范畴化的重要性	59
3.3.1.2 范畴化的原型理论	59
3.3.1.3 基本层次范畴与范畴等级	60
3.3.2 意象与意象图式	61
3.3.2.1 Langacker 的意象	62
3.3.2.2 Johnson 和 Lakoff 的意象图式	63
3.3.3 识解关系	65
3.3.3.1 方面选择	66
3.3.3.2 场景视角	68
3.3.3.3 凸显	69
3.3.3.4 抽象	69
3.3.4 射体与界标	70
4 射体与界标:存在句结构的认知研究	72
4.0 引论	72
4.1 存在 <i>there</i> 与指示 <i>there</i> 的区别	72
4.2 存在句选择 <i>there</i> 而非 <i>here</i> 的认知原因	74
4.3 存在句的结构特点	75
4.4 存在句结构的认知解释	79
4.4.1 认知语法的双极象征结构	80
4.4.2 认知语法的词类观:事物和关系勾画	81
4.4.3 英语存在句结构:射体与界标及图式转换	82
4.5 汉语存在句结构的认知考察	86

4.5.1 汉语存在句的结构特点与分类·····	86
4.5.2 汉语存在句结构的认知考察·····	89
4.5.3 “满 N_1 的 N_2 ”特殊存在结构的认知研究·····	92
4.6 英汉存在句结构的共性与差异·····	98
4.7 小结 ·····	102
5 象似性和主观化:主谓一致与不一致的认知研究·····	104
5.0 引论 ·····	104
5.1 前期的相关研究 ·····	104
5.2 语言的象似性 ·····	106
5.3 名词范畴的认知分析方法:有界区域与无界区域·····	111
5.4 主谓一致:数量象似性与标记象似性的结合·····	114
5.5 主谓不一致:物理空间与品质空间认知域的视角转换·····	118
5.6 英汉存在名词与动词之比较 ·····	123
5.7 小结 ·····	126
6 心理空间与心理接触:存在句定指限制的认知研究·····	128
6.0 引论 ·····	128
6.1 定指限制的前期研究 ·····	128
6.2 英语存在句定指限制的认知研究 ·····	131
6.2.1 心理空间与心理接触 ·····	131
6.2.2 泛心理空间接触:非定指的认知解释·····	134
6.2.3 独特性的心理接触:定指的认知解释·····	137
6.2.4 搜索域与独特性心理接触:英语存在句非定指及定指 现象的认知研究 ·····	139
6.3 汉语存在句定指限制的认知考察 ·····	144
6.3.1 心理空间搜索域与无定现象认知考察 ·····	144
6.3.2 独特性心理接触与有定现象认知考察 ·····	146
6.4 英汉存在句定指限制的共性与个性 ·····	149
6.5 小结 ·····	152
7 概念化:存在句方向的认知研究·····	153
7.0 引论 ·····	153
7.1 认知语言学的概念化内涵 ·····	153

7.2 方向固定的动词概念化:英语存在句单向认知研究	156
7.3 方向不固定的动词概念化:汉语存在句双向认知研究	158
7.4 英汉存在句方向的共性与个性及其认知解释	160
7.5 小结	161
8 结束语	163
8.0 引论	163
8.1 存在句的基本认知模型	163
8.2 主要结论	167
8.3 理论意义	171
附录:《围城》(第6章)中的存在句语料	173
参考文献	176
致谢	190

1 绪 论

1.0 引 论

本书运用认知语言学方法对比研究英语和汉语存在句,试图达到以下研究目的:一是想通过认知语言学方法这一新的范式来研究英语和汉语存在句的经典问题,得出新的结论;二是通过比较找出英语和汉语存在句的共性和个性;三是为语言界面(language interface),特别是句法—语义界面的存在提供个案证据,为语言研究理论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下面具体阐述选题背景、形式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目的、研究范围与方法以及研究布局。

1.1 选 题 背 景

本研究的选题背景阐述如下。首先,存在句的研究历来受到广泛的关注。因为存在句是人类语言的普遍句式,同时又具有非常复杂、独特的句法特点。而目前的生成(形式)语法对英语存在句的研究尽管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例如,“没有来源”(sourcelessness)问题(Hannay 1985:26),把意义视为客观的、和语法有截然界限的一个语言层面,等等。

其次,英语存在句的研究需要做跨文化的同类句式的比较。尽管西方学者对英语存在句已经进行了不少研究,但往往仅限于一种语言范围之内。例如,Milsark (1974)研究了许多和英语存在句有关的问题,他的著作作为后来许多有关研究提供了基础。Hannay(1985)运用功能语法的谓语框架(话题、焦点等)手段研究了英语存在句的嵌入述义、定指成分、谓语限制等几个主要问题。Lumsden (1988)采用了一个由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构成的整体理论框架来研究英语存在句的结构和意义之间的关系。然而,Lumsden(1988:248)在他的著作中

指出,英语存在句结构的研究在一些领域可能需要一些跨文化的比较,其中一个就是没有 *there*、允许倒装的主题化成分的研究,汉语刚好符合该特点。

第三,英语存在句的语法特点深层次地受到了语义的限制和影响,要想彻底弄清楚这些特点,必须考察语法和语义的界面。而认知语言学长于语法和语义的界面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认知语言学的语言精神和研究方法为存在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理论框架。存在句的固有特点也为认知语言学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鉴于认知语言学是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一个新语言学学派,目前,国内外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系统地研究英语存在句的成果很少。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系统地研究汉语存在句的成果更少。Lakoff (2004:25) 也认为,“中国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可以立足本国、本民族、本文化,探索及比较不同文化中认知系统的异同,这既可为语言学研究提供实证,又能体现语言学的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汉语是我们的母语,鉴于英汉学界“两张皮”的不利处境,同时受到一份责任感的驱使,我们决定把汉语存在句也纳入到本研究之中,用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新方法来研究这一“传统项目”,为我们的母语研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另一方面,汉语是汉藏语系的典型代表,通过和英语比较能进一步加深人们对存在句共性和个性的认识,而语言的共性又有助于揭示人脑关于语言认知系统的奥秘。此外,中国人至今尚未建立自己的汉语研究语法体系,自《马氏文通》以来多模仿和生套西方语法体系,有许多不适合汉语自身特点的地方。石毓智(2005:VIII)认为,生搬硬套形式学派来研究汉语实际上是戕害语言的自然本性,靠几种形式手段,人们可以把有的说成无,无的说成有,把头换成脚,把脚换成头,产生了与清朝作家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中描写的“夭梅”、“病梅”的强烈共鸣。如果认知语言学能提供多个成功研究汉语语法的个案,那么对整个汉语语法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应该有所启发。

20 世纪后 20 年汉语语法研究空前繁荣,90 年代以来,呈现出理论多元化的趋势。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语法理论是胡裕树和范晓先生关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思想,深入人心(胡裕树,范晓 1985)。邵敬敏认为,提出三个平面理论的重要之处在于:加强了语义的研究和语用的研究,区分这三个平面,并且在研究时又要把它们结合起来,则是近 20 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突破。邵敬敏说:“随着语法研究的深入,我们认为,应该认真考虑第四个平面的存在,这就是认知平面。我们认为,汉语语法研究应该揭示‘语义的决定性、句法的强制性、语用的选择性以及认知的解释性’。其中‘认知的解释性’需要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和重视。”(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4:49)。这也是我们用认知语言学范式研究英汉存在句的另一个原因,希望对汉语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存在句的研究问题很复杂。通过阅读文献,我们发现存在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研究问题:存在句的结构特点、There be-NP 短语的一致与不一致、定指限制(definiteness restriction)、谓语限制(predicate restriction),等等。通过进一步考察对比语料,我们发现另外一个和存在句有关的问题在汉语中特别典型,所以把它也纳入了本书的研究范围。这就是存在句的方向问题(directionality),即存在动词和存在客体之间的方向选择问题。经过思考权衡,本书拟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下研究和存在句有关的四个大问题:存在句的结构特点、there be-NP 短语的一致与不一致、定指限制以及存在句的方向。

学者们研究存在句曾采用的方法包括描写方法、(系统)功能方法和生成(形式)语法方法。每一种研究方法都对英语存在句的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同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形式语法所主张的 there—嵌入(there-insertion)就存在四处明显的不足(Milsark 1979:37)(详见第一章第二部分)。相反,认知语言学方法,特别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Ronald W. Langacker (1987,1991)创建的“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却能更好地解决存在句的问题,因为“认知语法”认为语义是主观识解(construals),语法和语义存在着界面(interface)。Lakoff (1987)、Taylor (1996)、Lakoff and Johnson (1999)也分别对认知语法进行了论述,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Taylor 2002 年出版了《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一书对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同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主流语言理论的一部分”(2002:36),这一说法已被认知语言学家们广泛接受。

比较而言,认知语言学能更好地解释存在句中的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对存在句的解释更接近人们的心理真实性,更自然,更可靠。

认知语言学发轫于对客观主义语言哲学基础的质疑。范畴化(categorization)是人类思想、推理及其他认知活动的基础。关于范畴化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经典范畴理论(the classical categorization)和原型范畴理论(the prototype categorization)。客观主义(the objectivism)赞成经典范畴理论,认为一个范畴的每一个成员都享有所有的共同特征;思想是对抽象符号的操纵,抽象符号通过客观识解(objectively construed)与外部世界的对应而获得意义。然而,以 Lakoff (1987)为代表的经验现实主义者或经验主义者则强调,在人类的思想或推理中有人类经验的参与。Lakoff 认为经验包括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直接经验植根于察觉、运动肌的运动以及有机体与其物理、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间接经验主要指隐喻、转喻和意象(image)的运用。它们被称为间接经验是因为它们是大脑在直接经验基础上的想象活动。我们认为,语言的理解依靠人们对经验的体验,如果这种体验和我们日常生活、交际中的心理真实性一致的话,就更

容易被接受。

Langacker (1987:3) 认为,语法和词汇之间没有意义上的区别。词汇、形态和句法构成一个象征结构的连续统(continuum)(句法并不是由一个自动的形式表征层面组成)。句法本质上是象征的,是语义结构的象征,具有约定俗成的特点。语义结构并不是普遍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语言而异的。此外,语义结构是以约定俗成的意象为基础的,因知识结构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在认知语法中,语法被看成是意象。意象与意象之间的不同是由四个参数决定的:方面选择(facet selection)、场景视角(scene perspective)、凸显(salience)和详细程度(specificity)(Langacker:117)(详见第3章第4节)。Langacker 用来表达凸显的一对术语是射体—界标^①(trajector—landmark)。在勾画(profile)的关系中被赋予首要凸显焦点的参与者被称为射体,而被赋予次要凸显焦点的参与者则被称为界标。射体和界标在认知语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为从心理真实性的角度来讲,它具有“自然”的特点,而且语义解释力很强。例如,它可以为主语—宾语的不对称提供概念基础,也可以用来解释同一个语法结构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异同。本书中,我们将采用射体—界标这一对术语来探讨英汉存在句的结构认知特点以及与其对应的谓语处所句(predicate locative)之间的互补关系,然后比较二者的共性和个性,挖掘出现象背后隐藏的认知规律。

英语存在句的名词短语和动词之间的一致似乎很简单,事实上,大量的反例使这一问题变得非常复杂。我们将采用语言象似性(iconicity)和空间框架(space frame)来解释主谓一致现象;“有界”区域和“无界”区域理论(bounded region and unbounded region)、主观化(subjectivisation)、同质性(homogeneity)和区域内部多样性(internal multiplicity)以及物理空间(physical space)和品质空间(quality space)认知域的视角转换来解释不一致现象。然后对比汉语存在句,找出二者在句式结构方面的共性和个性,揭示其后隐藏的认知动因。

英语存在句的定指限制问题复杂而又争论不断。在此之前的研究倾向于用句法(Safir 1985)、预设(Lumsden 1988)以及话题(Hannay 1985)等手段来解释定指和不定指的使用规律及其原因。本书中,我们将采用认知语言学的“心理空间”(mental space)(Fauconnier 1985)、“心理接触”(mental contact)以及“搜索域”(search domain)理论(Langacker 1991:97)来解释定指和不定指形式在存在句中的分布及认知动因。根据认知语法,只有当说话者和听话者与某一个具体例示词(instance) t_i (范畴类 T 中的一员)建立了独特性(unique)的“心理接

^① trajectory/landmark 有多种不同的译法,有射体/界标、抛体/路标、射体/衬体等不同译法,本文采用较常用的射体/界标译法。

触”,达到了一种“指称的协调”(coordination of reference)(Langa ker 1991:98)才能使用定冠词 the,否则只能使用不定冠词 a(n)。当前话语篇章有不同的提供独特性线索的手段,同时具有凸显信息或焦点性,使部分形式上的反例也成为可以接受的存在句。汉语存在句在此方面亦有自己的共性和个性(详见第6章)。

我们认为存在句的方向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它可以揭示不同母语者在形成概念方面的根本认知差异。英语存在句的方向是单一的,而汉语存在句则是双向的。认知语言学认为,一个概念的形成和语言使用者的经验背景、甚至认知方式有密切的关系。概念化的不同可以从数量语义关系中明显地反映出来。自然现象可分为“质”和“量”两大类,“质”反映在语言中多为代表不同概念的词语;而“量”则表现为各种语法规律,如数、体、级等。数量语义类型还包括:离散量—连续量、单数—复数、矢量—标量、轨迹,等等。同一类的词,即“质”相同的词,其数量语义特征也往往不同,这种不同又表现在语法上。这就是语法和语义界面的促动关系。英语的存在句是单向的,因为其存在动词在概念化时,是一个矢量(石毓智 2006),这个矢量的方向被明确地右向化,而汉语存在句的动词在概念化时方向未明确,可右向化也可左向化。因此英语存在句只有一个右方向,存在客体往往作界标;而汉语存在句却有右和左两种选择,存在客体既可以作界标又可以作射体。英汉语言概念化的不同方式导致了英汉语存在句的方向不同(石毓智 2006)。我们认为,英汉民族动词和名词概念化的方式都不同,导致语码编码方式不同,都深受他们日常经验的影响。

1.2 英语存在句形式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英语存在句的经典分析就是采用转换生成语法所进行的“there—嵌入”分析(there-insertion analysis),简称为 TI 分析。TI 分析最早可追溯到 Z. Harris 1957 年发表在《语言》杂志上的《语言结构中的共现与转换》一文。Harris 认为一个句子可以转换成一个“引导词 + 原来句子”的句子,可用公式表示为: $S \rightarrow \text{Introducer} + S$; 引导词(introducer)是一个语法范畴,包括 there, it 等词类;引导词的嵌入可引起原句句子成分重新排序的伴生后果,there 引导的句子转换可表示为: $N v V \rightarrow \text{There } v V N$ (v 代表助动词)。例如:

(1) A boy came. $\rightarrow$ There came a boy.

Chomsky (1965:69) 的生成语法用短语结构规则,如 $S \rightarrow NP + VP$ 、 $VP \rightarrow V + NP$ 、等,来定义句子的深层结构。广泛采用一种形式转换生成方式来描写英语存在句。这种转换形式可表述如下: $NP + BE + \text{Locative} \rightarrow \text{THERE} + BE + NP +$